

流年

五味生活记

你们还好吗

当年的文学青年

□ 李晓

特别怀念当年那个文学青年的年代,那是为梦想而焦灼,为梦想而燃烧的岁月

我还是20多岁的年纪,我乡下的亲友并不希望我搞文学,说靠文字光宗耀祖恐怕很难。尤其是我的一个远房长辈,还列举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儿来“恐吓”我。

不过在我到了40岁,见我在事业上没啥大动静,希望我当官的这个长辈,有一天提了两只鸡来到城里我的家,他见我埋头书写的姿态,神情幽幽地问我一句:“你认识曹雪芹么?”曹雪芹是清朝的人,我怎么认识,我摇摇头。“就是写《红楼梦》的那个人哦。”长辈有些急了,他有些惊讶地望着我。“哦,知道,知道,他不简单啊。”我恍然大悟的语气。“你就要向曹雪芹看齐,写出《红楼梦》那样的书来!”远房长辈对我寄予厚望。

那天,我请这个长辈在家里吃饭,陪他喝了一盅酒,酒力发作,他的话越来越多,简直收不住了。他说,我祖上在清朝出过一个秀才的,现在就靠我了。一顿饭吃下来,我感觉是在陪皇帝进餐,诚惶诚恐之极,压力太大了。后来,我几乎是把他哄走的,因为他老向我说曹雪芹的事。

这个长辈对我的希望,让我羞愧到有些畏惧他了。不过人到中年,怀旧就如秋天的薄雾,在天青色里涌上来,我特别怀念文学青年的年代,那是为梦想而焦灼,为梦想而燃烧的年代。

那些年,我在县城终日游荡,和一群文艺青年打得火热。他们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县城里的文学才俊。那些年,文学发着高烧,用蜂窝煤炉子咕嘟咕嘟炖肉的赵大爷,也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捧读着一本《人民文学》。我们那个县城里的“县花”姑娘,正和青年诗人汪某某谈恋爱,汪某某出了两本诗集,有一回我陪他走在大街上走,他突然卧下身子做了几个俯身撑。那时的县城,喇叭裤在大街上卷起一阵灰,像一群战马走过。小彩色电视机降临县城的那年,看春节晚会的大年夜,一个县城都要屏住呼吸,一个笑星上春晚的一个小品,整个县城都要笑出声来。

在我25岁那年,我加入省作协的申请被撤下来,依我的作品,我还不够格。但那一年,在我缴纳了30元工本费后,我加入了某世界级的诗人协会。我就靠这个证件,回到老家“招摇撞骗”了好久,我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满足。有一年,一个企业拖欠我老家乡亲们的工资,我冲到这个企业的领导办公室,大摇大摆翘着二郎腿,把这个世界级的诗人协会会员证放到了桌子上,还没有开始谈判,他们就恭恭敬敬作出了3天之内付清工资的承诺。这件事以后,我在老家的名声大振。

去年,我们通过各种渠道,当年那群县城里的文学青年搞了一次聚会。当年的文艺小男小妖们,大都是已两鬓发白或者腰身粗壮,皮肤松弛如风中枯萎的老丝瓜,寒暄之中,都不好意思提起当年对文学的狂热了。悄悄一问,还在像我这样以文字喂养生活的人,几乎绝迹。那次聚会,我见到了当年与“县花”谈爱情的诗人,他带着沮丧的表情告诉我,10年前就单身了,而今的“县花”,是一个亿万富翁的太太。我有些羞涩地问他:“还写诗吗?”他苦涩地一笑说:“我还那么傻啊。”

“我还那么傻啊”,这个声音,是对那些年我们这样的文学青年,吹来的一股伤感的冷风。和我一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人,如果你们也是这样的文学青年,我想同你们隔空打个招呼:你们还好吗?

在家乡人“秋后算账”的风俗文化里,或许还蕴藏着浓浓的人情味

“霜降过后秋将去,秋后算账正当时”。在济南市南部山区这儿,有个“秋后算账”的俗语叫得很熟。每当进入冬季农闲之时,我们长清东部山区的家乡人,总会想起“秋后算账”这句谚语来。

旧时,“秋后算账”的原意是指富人向穷人收租子,平时没什么可收的,只好到了秋末,穷人有收成之后才能向富人交租。也就是说平时的债务或其他的东西,暂时积累下来,等到一定时间再一起解决,讨回所欠的。其实,“秋后算账”的本意是指秋收后结算账目。因为北方农作物每年

许久不登录QQ,点开空间一看,不在的289天里,一个此前在我坚持“日更”时默默点赞的人,仍旧每天来给系统显示的“去年今日”点一个赞,然后离开。没有打扰,没有窥视,其姓氏名字性别籍贯,无从考究。那些年,身陷文字的风花雪月,空间热闹非凡,好评如潮,却尚未注视这夹杂在人群缝隙里的人。一直不知他当初自何方而来,为何而来?一场社交“仪式”的落幕,台下匆匆散去的人群,空空的座椅上,竟还端坐着一个人,静静地凝视着,心里不知是兴奋,还是黯然。

也许,在网络世界里待久了,变得失语,不再轻浮表达、议论。鸡汤泛滥繁花似锦的网络里,除了复制、转载、点赞、评论,似无其他良方可以缓解世人寂寞之患的痛苦。若是过去,我对这种“蜻蜓点水”的路过,嗤之以鼻,甚至厌恶,觉得这些路过的脚印,过于放肆,不分皂白,处处留痕,又只字不言,有那么几分吃瓜群众的劣根性。相比之下,那些恶语相向,倒来得激荡,明箭射来,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。不过,网络间的言语更新得很快,虽然也有永久性的保留,但那都只是一瞬间的尘土,飞扬而去,是正是邪,是褒是贬,是明是暗,你之所以分辨不清,是因为它没有一种持久的温情。当然,也不能肯定网络中没有,在现实生活中才有。现实生活中,也不见得有多持久的温情。很幸运地,世界如何冷漠和绝情,我始终能够活在温暖和长情之中。



千年前的老师

□ 刘福田

苏轼的仕途失意,却为儋州带来一缕文明的曙光

海南一游,我走进了中和古镇。宋绍圣四年(公元1097年),已是六十二岁的老翁苏轼,不仅没有盼来北归的消息,反而被政敌再次玩弄,贬往海南昌华军。他却“超然自得,不改其度”。陶渊明成为先生的向往,有《雨夜宿净行院》为证:“芒鞋不踏名利场,一叶轻舟寄渺茫。林下对床听夜雨,静无灯火照凄凉。”

他注定不会沉沦。著书立说之余,他自编教材,亲自传道、授业、解惑,为荒蛮的儋州打开文明之门。《琼台记事录》说:“宋苏文忠之滴儋耳,讲学明道,教化日兴。琼州人文之盛,实自公启之。”

站在载酒堂里,我仿佛听到先生说:“咨尔汉黎,均是一民。”一个失败的官员、一名落魄的文人,在其人生最低潮、最艰难的时候,选择了做百姓的朋友。他称:“我本海南民,寄生西蜀州。忽然

秋后算账

□ 马洪利

只耕作一次,春天播种,秋后收获,所以这一年中欠下的费用就可以在秋后算清了。

尽管“秋后算账”还有另一层寓意,就是等事情发展到最后阶段再判断谁是谁非,待到事后再对自己的一方清算处理。但是,“秋后算账”并不单纯是事后清理报复的意思,而是历史上农村生活的一种现象。

“秋后算账”的真正印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每每到了春暖花开之时,便有挑着“弯弯弓”扁担,并拖着长长音调,来庄上叫卖小鸡的人。卖鸡人的扁担挑子刚一放下,就有闻声而动的村妇围拢上来。她们争相在“吱吱”乱叫的鸡笼前挑选小鸡。不过,卖小鸡的外地人并不急着要钱,先把小鸡赊给庄上的大娘大嫂们。村民们买了小鸡之后不用忙着付现钱,只要把小鸡钱记在卖鸡人的账本子上就行了。到了秋后小

鸡都已经长大,成鸡或鸡蛋能赚钱得利了,按数还钱或给只大公鸡就行了。当然,不用担心算账起纠纷,因为那时候人们的信用值很高,互守信用,遵循承诺,很少有耍刁论堆赖账的。

记忆最深的是当年“走集体”,吃“大锅饭”时的“秋后算账”。那时候,全靠劳力干活“挣工分”吃饭,其中一些人口多、劳力少的家庭分到的粮食少得可怜,常常“吃空粮”。那时候,一个工日按10分计算,一位“整劳力(有力气的男爷们儿)”在生产队里拼命地干一天挣10分,一位“半劳力(家庭妇女)”挣5分,一位未结婚的大姑娘或体弱的成年男人是7分左右。而到了农闲欠欠、秋后算账的时候,劳力多的“余分户”可以领到几块、几十块,甚至上百块钱的“余粮款”。当时,这样的家庭很让人眼红眼

生于俗,长于情

□ 沐墨

尽管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各有各的冷漠和绝情,但我们始终活在温暖和长情之中

今日再来开启QQ,我才发现始终有一些人,不会因为你的不来而忘记昨天你的存在。相反,那些曾经热衷于口舌激战的人,因为不甘寂寞而转战到别处去了。在此,也要感谢互联网,它拥有着高速更新的功能,也具备着温情记忆的素质。它让我们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,学会了轻舞飞扬,也懂得了静默沉淀。

我想发私信过去追问,最终放弃。那一刻,我突然觉悟:在扁丝逃出魅影重重的网络世界,我们能以静定长情的方式换来这般贵重的好感,任何打扰和窥探的企图都将会是亵渎。只是,我何德何能,有如此长情相随,他日若出人头地,定然不要忘了,那内藏敬重和真挚的点赞,及并非言语所能表达的默默关注。

这一边是虚拟世界的点点温情,那一边,我们也常常被现实世界的人们所温暖。那一年,去青海旅行,事先没有订到湖边的旅店,只好在西宁留宿一夜,次日再游青海湖。只有一天的时间,行程结束,马上就要往西宁赶去兰州再往敦煌的火车。当我和好友从青海湖坐班车回西宁的路上,因为堵车,导致计划好的时间出现很大偏差。如果我们迂回西宁东关撒玛尔罕酒店取行李的话,火车肯定早走了。

当时,在回程的班车上,周围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,突然感觉无助,不知如何是好。情急之中,我们掏出了酒店的名片,想起老板一脸的真挚,最终鼓足了勇气、厚着脸皮去打电话,问他能否帮忙叫个的士把寄存行李送到火车站来,不管结果会是如何,最坏的打算就是改签。电话通了,老板的热情一如既往,二话不说,一句:放心就好,保证准时送到。待我们急急赶到西宁站,离进站时间还有30分钟。取完票后,还有20分钟,电话响了,是的士司机打来的,询问我们具体位置,并叫我们在站口等着不要走动。当时若我们自己去停车场取行李,肯定找不着北,更别说那司机的人影。

最后10分钟,希望出现了!只见两个男人一中年,一小伙,每人提一个行李箱,拨开人群一路小跑向我们走来。马上就要进站检票了,行礼到手后,我把一张50元的钞票匆匆塞给那位中年人,他说不用这么多,我找你钱。我说:你们这么辛苦,不必找了。这时,一起来的小伙子,忙翻衣兜追过来找给我15元。那一瞬,眼泪流了下来,内心惴惴不安。好友在前面一边拖着箱子,一边拖着我赶路。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,那么善良,又那样自尊。我想,一

生可能再难以遇到这种感动了,可是我却来不及说声谢谢,就已被涌动的人流挤进了安检处。

那夜,我在摇晃的车厢里想着一路的见闻,繁华浮世,人心错杂,生存的逼仄,偏见的横行,冷漠的防备,梦想的遥远,种种这些,并未妨碍美好的灵魂以美好的方式遇见。

后来,听酒店老板说,那千辛万苦替我们送行李来的是他的朋友,酒店有客人要出门,经常联系他接送。至于找钱的那小伙子,老板说,那我就不知了,应该是司机半路叫上的朋友。想想也是,停车场离候车厅还远,就是人赶到了,那行李若没有两人一起拿,也未必顾得上。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,为何要如此周全地替你着想?看到这里,我都会有一种不敢相信的感觉,或者说巨测。可是,无论是那位我事后才打电话感谢的司机,还是那个热情的酒店老板,从他们身上丝毫感觉不到助人为乐之后被人点赞的高大上。

西宁之行短暂,匆匆经过,只是一夜留宿,这些普通的人们,竟有着那样的纯真透明。他们依然保持着内心的光芒,让身处困境的人借此走出困顿。

就是这样,我怀着期待的心情,不论身处何时何境,不忘本心,日日如此,如虔诚仪式。就是这样,我不再焦躁,不再疑惑,我生于俗,我长于情,我借着那些温暖过我的光,渡船过岸,与美好再次相逢。

羊狮慕的叩问

□ 曾莹

羊狮慕怎么都不像是一处风景的名字。每听其名,便费解几分。所以,刚上山我便缠着导游问:我看山底下农家餐馆有写“杨思慕”的,有写“羊狮慕”的,到底是哪几个字?是写错别字了吗?为什么叫这个名字?

导游头上裹着蓝黄相间的头巾,在白雾刚起的山里,颇惹眼。性格却是慢条斯理的,他悠悠地说:那就有好几种说法啦。一种是叫杨士墓,传说是唐朝风水大师杨救贫看到此地风光绝佳,风水极好,占地为墓,后人就把这个地方叫作杨士墓。另一种是叫杨思慕,传说是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到武功山,看了此风景后不能忘怀,日夜思慕,因而得名。还有一种叫羊狮慕,因景区经年云雾蒸腾,常现“羊”“狮”状云朵追逐嬉戏,倒影在巨大石幕上,所以成名。后来政府开发景区,就统一叫了“羊狮慕”。

听罢,同行的人叽叽喳喳就议论开了,有说“杨思慕”好的,觉得添了一份温情;有说“羊狮慕”好的,觉得形象具体,像一地景区的名字。我踩着脚下的石子路,默然:原来,一个名字也可以像一根线,串起千年的岁月,每一叶都有浓浓的时代印记。

羊狮慕东连明月山,西接发云界,是江西省武功山景区的一部分。武功山,我是来过的。至今不能忘怀两年前,在山顶上凉风深夜里,满天的繁星,像巨大又璀璨的玻璃罩,盖在长满了草一望无际的高山草甸上。还有那偶尔划过的一两颗流星,搭在缓坡上、睡着睡着就往下滑的帐篷,还有一早起来外面映着朝霞的湿嗒嗒满是露珠的背包……这样回忆起来,思绪就被牵扯的老长老长。

拉我回来的是同伴的尖叫,我循声而去,原来,风吹散了浓雾,才发现一路走来的栈道底下竟是万丈深渊!我探身往下看,只见栈道悬空,不禁想,那临渊峭壁一无支点二元挂吊,能工巧匠们该是如何凿石固梁?

我恐高,浓雾裹着不觉得,散了雾,哪怕告诉自己脚底下结实得很,完全不会掉下去,也依旧心惶惶然。可见,人还是难以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。

手指划过背后的崖壁,它就那么兀自矗立,经受千年万年的风吹雨打。底下奇峰怪石、巨藤爬壁、古树名花、流泉飞瀑,全淹没在雾里看花的云海里。

远处,在近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,一峰更比一峰高,一峰更比一峰险,山上叠山,连绵不断。其中,石笋拔地而起,虽若隐若现,也蔚为奇观。近处,悬崖峭壁上飞来之松迎客招展。风起时,雾若云时云雾若雾。身临其境,如入仙境。再回头,看来时的栈道,便恍然觉得那是一条穿越时空的隧道。

悠悠万古,青山不老。明朝旅行家徐霞客曾赞誉此处日出“千峰嵯峨碧玉簪,五岭堪比武功山”。到羊狮慕来吧!享受大自然的恩赐,今朝不早,明天不迟。

旅途 JOURNEY

责任编辑 教蓉

杨青摄

彰武秋色